

列宁和修炉匠

Lening he xiulujiang

〔苏联〕亚·特瓦尔多夫斯基著 梦 海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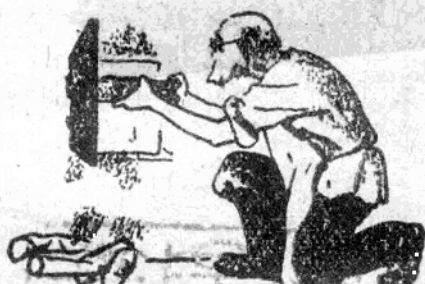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〔苏联〕亚·特瓦尔朵夫斯基

列宁和修炉匠

梦 海 译



姆·米特里雅施金繪图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А. Твардовский
ЛЕНИН И ПЕЧНИК

Детгиз 1958

列宁和修炉匠

亚·特瓦尔多夫斯基著

梦海译

姆·米特里雅施金绘图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14 号

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书号：译 3037 (高)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6 印张 5/9 插页 1 字数 6,000

1956年8月第1版 1959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0,001—3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2326

定价：(4) 0.07 元

在哥尔克誰都認識他，
老年人常常請他去聚會；
孩子們只要一看見他，
就會不客氣地上來包圍。

那時候他在生病。
每天總要出去散步。
不論碰到了哪位，
他總愛親切地招呼。

當他散步的時候，
人人老遠看見他就認識。
不過有那么一回，
一個修爐匠出了這樣一件事。

修爐匠遠遠看到，



看到有个陌生人在走着，
他不从大路走，
却从牧草地笔直穿过。

修爐匠有点儿得意，
叉着手显出主人翁的威严，
要是在过去的沙皇时代，
他哪敢这样神气活现？

那时他在这世界上，
园里一畦葱，
村里三尺土，——
此外什么也没有……



“喂，誰在草地上亂闖！

誰讓你把牧草糟踏？！”

他任着性子叫嚷，

還走上去破口大罵。

他愈罵愈厲害。

可是那個過路的，

微笑着，把帽子摘下。

“您倒真會罵！”

他只說了這麼一句話。

他又站了一會兒，

他說：“老大爺，請您原諒。”

他說：“我走另一條路好啦……”

这事儿本来可以到此收场。

可修爐匠真是个火性子，

“瞧我的厉害吧，咱可不是草包！”

他还想威吓一下。

“姓什么？”他大声叫道。

那个人秃顶，个子不高，

他叹了口气，耸了耸肩。

“列宁，”他回答得很简单。

“列宁？”老头儿吓了一跳。

夏季一天天地过去了，

五谷丰收的秋天快来到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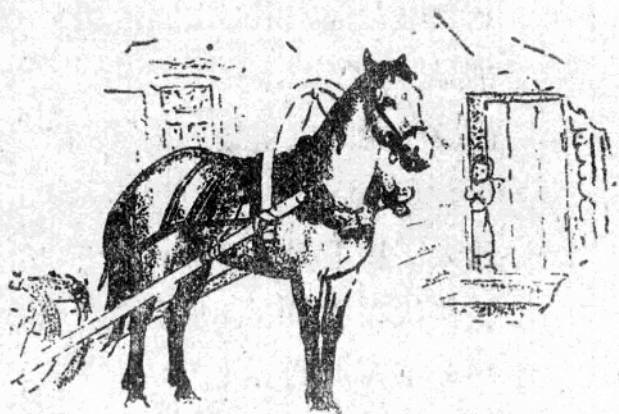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关于这件事情，

修爐匠却怎么也忘不掉。

到了雪花飘飘的时候，

突然有两个军人到来，

他们坐着讲究的馬拉雪橇，



停在修爐匠的門口。

于是全家挨近小窗，
急得象热鍋上的螞蟻。

两个客人走进来問：

“您就是那个人？”

老头儿垂下了双手：

“我就是……”

“那您快准备动身！”

老头儿拿起皮袄，
慌得連袖管也找不到。

老太婆对他說道：

“都是为了

你自己說話太粗暴……”

老太婆馬上泪水直流，

低头伏在丈夫的怀里。

一个軍人对老头儿說：

“請把您的工具帶去。”

小屋消失在土崗背后。

雪橇一直地向前飞駛。

拐弯就是哥尔克的別墅，

花园、宿舍、白色的房子。





屋子里冷冷清清，
連一只小猫也看不見。
寒气里带来一股烟味，
就象到了堆稻子的房間。

修爐匠剛在客厅里坐定，
把工具袋放在地板上。
突然听到一陣脚步声，
冷清的屋子活跃起来，
門口出現了一个人——



咦呀，是他，穿着大衣，呵着气。

那个人馬上認出了修爐匠。

“請進來，老朋友，”

他一面招呼，一面講。

他一句話也沒有多說，

仿佛一切都已經忘掉。

“瞧，爐子一点儿不旺。

在冒烟。

能不能幫忙修修好？”

修爐匠小心地干咳一聲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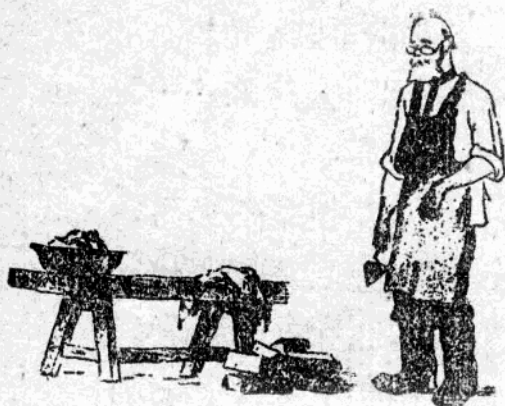
臉一直紅到耳根。

“当然可以帮忙！
那有什么不能？……”

他連忙把皮袄脫下，
拿起工具。“来吧……”
好象医生敲診那样，
把荷兰式火爐全身敲打。

原因何在，毛病在哪，
他看出了就动手干。
于是煮滾了水，
把冰冷的粘土拿来。





东西齐备了——黄沙，火砖，
活儿干得非常顺利。
修爐匠在这一边，
列宁坐在墙边書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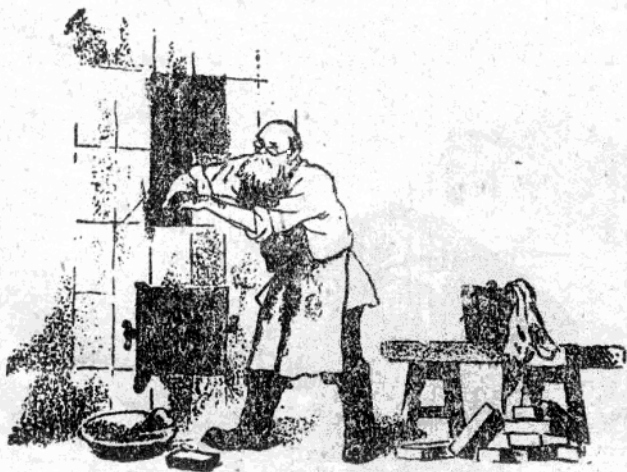
对修爐匠說来，
这活儿真是輕便。
他想把自己的本領
拿出来显上一显。

“列宁同志呀，但愿你身体康健，
随便你用哪种木柴，
放进这个爐子里，

都能燒得旺，保證不冒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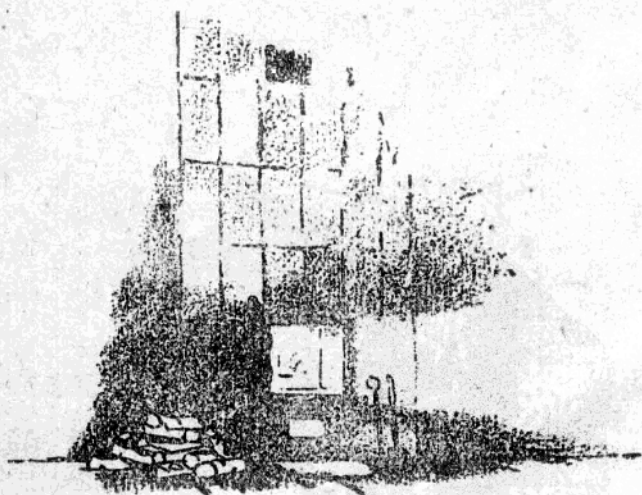
讓你暖暖和和，
把你所有的紙寫滿，
讓火爐通氣流暢，
風兒在烟囱里歌唱。

現在通風力很弱——
這個可以修，
事情方便，不費吹灰之力。
我們大家的好朋友……”



修爐匠心里这样思忖，
他把火磚砌得齐齐整整，
干起活来一股勁，
好象口唱山歌那样輕松……

爐子已經修好。傍晚
木柴在爐里嗶剝响。
这时候列宁走到爐边，
对老头儿把心里話講。



他說：“你的活干得好，
老大爺，你干得真不差。”
老头兒從來沒听过
比這更珍貴的話。

眼睛里吹进了灰尘，
突然間他痒得难忍。
哦，手上沾滿了泥漿，
實在沒法兒擦痒。

喉嚨里好象鯁着什麼話，
心里很想回答，
等到他眨着眼把泪水映出，
一看——

列寧已經不見啦……

后来他倆坐在桌邊，
喝着茶，開始聊天，
談談事業，談談爐子，
談得又直率，又投机。

老头儿喝得周身挺暖和，
稍微平靜了一些，
但他又开始不安地
扯到了別的話題。

他說，“这样好心的款待，
我心里有話不能不講。”
他說，“上回在牧草地上，
列宁同志，我的过錯要請你原諒。

我承認自己的錯誤……”

列宁連忙打斷他：

